



装满欢笑的礼物盒

——伊戈尔·舍甫丘克荒诞诗一组

文 / [俄罗斯]伊戈尔·舍甫丘克

编选 / [俄罗斯]阿妮娅·阿玛索娃 李江华

译 / 李江华 图 / 胡若牧

礼物

啊？这是给我的礼物！
吓得我差点儿栽个跟头……
可人们却说它不过是只小狗？
瞧，这只小狗！
天下最大的小狗……
它居高临下，
它望着我，我望着它。
说不定在它眼里我不过是个小肉包子。
岂有此理！
不如把我送给它当礼物！

第二份礼物

仙人球过大寿，
客人来来往往，
礼物没完没了。
一位嘉宾，
手捧气球，
送上祝福：
“亲爱的仙人球，
这是我们今天给您奉上的大礼，请笑纳！”
“嘭！”
寿宴到此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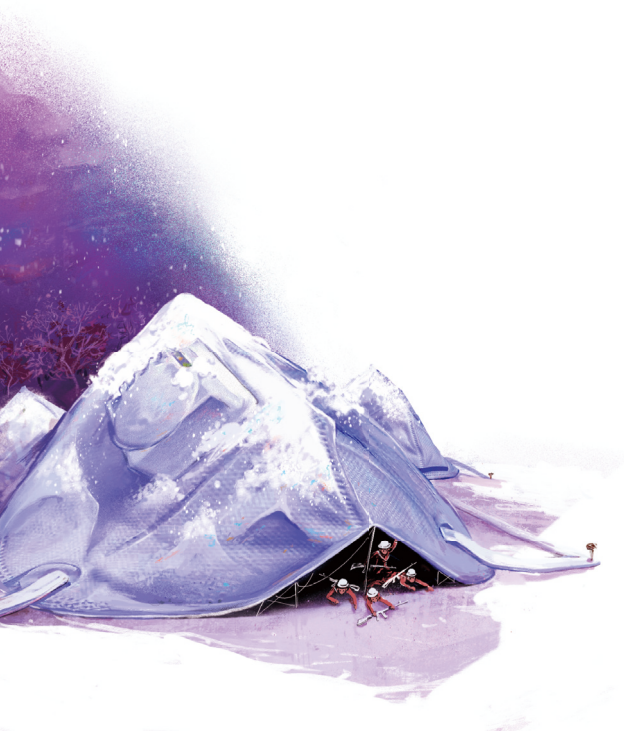
仓鼠与夹克

走来一只仓鼠，
没人能发现它，
因为它藏在我夹克的口袋里
我穿着夹克，
脚步轻盈。
我穿着夹克，
走过大街小巷。
仓鼠也走过大街小巷，
它边走，边啃我的口袋。
我轻轻地走，
它悄悄地啃。
不一会儿，
口袋上啃出一个大洞，
洞里钻出一只仓鼠的脑袋。



隔离

肺炎、咽炎、猩红热，
生病，就要被隔离。
围巾、面罩，加头套，
包裹严实，不露馅儿。
风，你刮，
雪，你下，
防护到位，不用怕，
细菌、病毒都趴下。





幸亏

放学回家，
背起书包往家走。
半路，
书包不见了，
我幸灾乐祸！
幸亏，
我没把书包看好，
要是书包没丢，
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办！
书包丢得及时，
幸亏，
它消失不见，
要是它还在，
成绩单就会被发现，
那我可真的完蛋了！

门锁

给门装锁，
装了一把破锁。
好不容易装上，
老爸一激动，
哐当，门被反锁。
得嘞，有家不能回，
和爸爸一起，
在门外傻等！



羊

猎人抓来一只羊，
把它全身剃光光。
羊挣脱猎人逃跑，
扑通一声跳进河。
可游泳却一点儿都不在行。
羊不是鱼，
羊就是羊。
鱼饵和渔竿用不上。
下河抓羊，抓不成，
岸上钓羊，钓不成。
羊远远地站在河里，
往岸上看，
好像在说：
“别以为我小，好欺负。”
猎人没辙，
只好丢掉渔竿和鱼饵，
轻声慢语呼唤羊上岸！



我的诗

我的诗坐在枝头，
静静地东张西望。
我向它挥挥手，
它问我：“你是谁？”
“我是你的作者！”我回答，
“小心肝，小宝贝！
快点儿爬到我的本子上来！
要不要我把你放在头一行？”
我的诗回答道：
“不要，不要，我不要！”
说着，它就跑掉了。
田间、地头、树林、山岗，
没有它去不了的地方。
它前面跑，
我后面追。
我累得气喘吁吁、
满头大汗，
差点绊个大跟头，
才把它捉拿归案。
它打量着我，
我的鞋儿破，
帽儿破，
浑身是草，
满脚是伤。
可它却瞪着我的熊猫眼说：
“啊哈，想当我的作者？
凭你在这副模样才合格。”

伊戈尔·舍甫丘克与他的荒诞诗

——《装满欢笑的礼物盒》简评

文/[俄罗斯]阿妮娅·阿玛索娃 李江华

伊戈尔·舍甫丘克是俄罗斯荒诞派诗人、剧作家、智游设计师，俄罗斯柯林·伊万诺维奇·楚科夫斯基奖当代原创儿童文学革新发展竞赛单元负责人。毕业于列宁格勒国立大学新闻系，处女作发表于《列宁火花》报。

20世纪80年代，《列宁火花》是列宁格勒唯一的儿童文学报刊。诗人早期的作品《礼物》《仓鼠与夹克》《隔离》发表于1997年。自2007年起诗人开始与字母、滑板车、缅舍良柯夫出版之家、儿童时代、青少年图书等出版社积极合作，诗作一直由俄罗斯顶尖儿童插画师配图。他们是尼古拉·沃伦佐夫、安娜茜塔西娅·斯米尔诺娃、尼古拉·柯宾伊彬、玛丽娅·基多娃、乔治·斯维塔左洛夫、奥莉嘉·安吉费洛娃等。

作为俄罗斯最著名的儿童诗诗人，伊戈尔·舍甫丘克同时担任着СТИШ诗社的社长。自2021年起担任全俄童诗竞赛——“轻羽毛”奖的评委会主席。该奖项每年都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成百上千的诗人。伊戈尔·舍甫丘克不仅负责优秀作品的遴选，也一直致力于新老诗人齐头并进，共同提高诗歌创作技巧的工作。这也是他在俄罗斯诗歌界备受爱戴的原因。

他在被问及该如何向孩子们解答“诗人”的概念时曾说：“诗人其实就是一只喜欢哼唱歌谣的小维尼熊，即使他不唱出声，歌谣、韵律也随时在他头脑中旋转，凡是落入他眼帘的事物皆可吟诵成诗。”

伊戈尔·舍甫丘克的诗由俄语朗诵出来总能达到一种神奇的效果：朗诵者仿佛忽然被胳膊了一般，感到愉悦和惊喜，让读者总有种期待之中却意料之外的感觉！这类诗在俄罗斯被称为荒诞派诗歌，能够把玩这类诗的诗人被称为荒诞派诗人。

荒诞派诗人亦被称为魔法诗人，因为他们的作品总是灵光乍现、每一首诗都像魔术一样妙不可言。《礼物》中送礼与收礼的反转，令小狗的形象被反衬得无比硕大；《第二份礼物》中仙人球和气球的水火不容，令生日的热闹戛然而止；《仓鼠与夹克》中口袋上露出的小脑袋，把主人公拥有小宠物的窃喜推向高潮；《门锁》中门的意外反锁，在象声词“哐当”的助攻下让父子俩瞬间陷入尴尬；《羊》中那只站在河中光溜溜的羊让人不由想起抗拒洗澡的小孩，而束手无策的猎人恰似无可奈何的父母，令人忍俊不禁；最后一首《我的诗》中文学创作的卑微与煎熬，最终以“诗人”与“诗”的相知、相逢、相互认可达成圆满结局……

米兰·昆德拉曾说：艺术作为上帝笑声的回声，创造出了令人着迷的想象空间，在里面，没有一个人拥有真理，所有人都有权被理解。从这个角度说，一首好的荒诞诗堪称艺术审美的奇迹，因为只有它能将“荒唐”、“想象”、“共情”和“幽默”和谐统一，带给人反抗荒诞、热爱生命的勇气！

但愿这几首被译介为汉语的小诗能体现荒诞诗的魔力，希望中国小读者能和俄罗斯小读者一起分享它的童趣与美好！